

竹影中的乡愁

■康国雄

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么你就一定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有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那么不值一提，但只要自己认可就行，因为还没有谁有这个能力将我们内心的幸福轻易地拿下。所以，在我看来，幸福和金钱无关，和功名利禄无关，和其他的所有一切都无关。我认为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感受，你究竟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能够经常想起家乡的那些竹子与花朵、真正拥有一颗看庄稼生长时平和的心，而去勇于面对生活中每一天的熙熙攘攘。如果你做到了，你就一定是个能把自己幸福牢牢把握的人。

退休之后，我生活的轨迹发生了许多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经常出现在深圳与衡阳来回的路上。走在这条路上，我发现它与我常回乡下老家的路可以相提并论了。走在这条路上，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与幸福相联、与幸福一起快乐奔跑的过程。因为孩子与孙子他们在深圳，我去那边与他们不时团聚，就像他们经常回衡来看我一样，这两个地方就理所当然成为了我们当下最幸福的源泉。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从深圳回衡阳的高铁上聊天，不知怎么地，就聊到了幸福的话题。朋友说，要是他没来深圳，就会留在贫瘠的老家，可能正过着与老家人无异的平凡生活。不用像现在这般身在异乡，四处漂泊，而又时常渴望回到家乡。我笑着对他说，你觉得你就是当年不去深圳，你会甘愿忍受过那样的日子吗？也许你会去上海或北京发展呢！我知道这位朋友的老家是一个封闭而落后的山村，许多年之前的交通是十分不便，天一黑基本就是打点字牌与睡觉。因为不睡觉也不

可以，外面到处是山，一到晚上就是漆黑一片。朋友说，当然可以了，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我说，那你怎么又出来了呢？出来了，现在的你还幸福吗？朋友望了望我后笑了笑，没有说出话来。那一刻，我知道他眼神就是在反问我。

是呀，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往往充满随机和无常。但不管怎样，我们的人生可能因为无常和未知而产生变化，我们不争不抢也许会获得更多，生成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美好。余秋雨先生在其《静观自己的内心》一文中写道：“在愤怒、贪婪、嫉妒、怨恨、恐惧、焦虑和纷乱时，仔细想想，这是否值得。人有时候得到了某些可以计算的好处，却污染了生命源头的活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损失？”是啊，就好像生命之初，一切都是那样清澈又是那样清亮，它童年的笑容可以用纤尘不染、素淡纯洁等来形容。可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是不可避免会被世俗的风沙侵蚀，让曾经的清澈和清亮失去了本色，甚至一些人可能会变得浑浊不堪，乃至散发着异味。所以说生命之初的颜色，永远就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幸福所在。

我这个在乡村长大的人，已经离开乡村有几十年了，虽有几十年没有扶着犁耙艰辛地劳作了。可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根仍在乡村，我现在的城市梦也是经常产生在乡村。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到野外去看看梦里的那些庄稼。看返青的稻苗苏醒在太阳下或在春雨浇灌下的模样，它们与风携手着在舞蹈。看山风摇曳着的竹影婆娑，我童年的时光在屋后面的竹林里不时出现在眼前。只有那么一刻，虽不见了往日更多的熟悉的身影，但我总是经常想象这些



庭前花开 ■张宏伟 / 作

竹子，它们没日没夜吹奏的是一曲《相思曲》，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化作一片竹影，带着点点乡愁飞行在游子的时空里。她告诉我，无论你要到哪里，那颗思念的心都永远知道。在秋天，我看见乡村把自己开成一朵菊的世界，一朵又一朵金黄的菊杂着一种别有的滋味，飘在秋风里让我感觉是咀嚼不尽的。并且，在我眼中，那些盛大的菊花就是一种召唤，一种让游子无法真正离开的颜色……

最初的地方，最初的情感，就是幸福源泉所在地，是那么的纯粹，永远不会变，也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我们可以身在异乡四处漂泊，我们可以过着粗俗但又很安逸的生活，但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向没有改变。我们不管以什么形式来表现，都是内心最真最初心的表达！就好像那天我在高铁上问朋友：现在的你还幸福吗？他的不回答，也许就是最美的无言。

盗梦空间

■倪南林

寒山寺的钟声
清冷的月光
青烟绕缭
秦淮河上的灯影
恍惚飘渺的歌
醉倒的一江清波

我在祈祷
我向秦淮河边眺望
寻觅你 归来

想你
任星河流转
一回眸
就永恒了时光

你我曾目光交会
如冷月浸着枫桥
如桨声划破了灯影
让我不再孤单
忘却了指尖上滴血的痛
如疏枝矗立在冬天
以某种姿态固守一份春天的期待

想你
想你的娇羞
你的伟岸
想你的吐气如兰
你头颅高昂的模样

霜霭满天 鸟啼如诉
夜风如绸 都是你的影子
愿你我都不被时光带走
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祈一炷清香
我还在寒山寺的钟声里
寻你
而你是不是还在
秦淮河的灯影里

你追逐太阳
而我追逐你
追逐江心的一点渔火
不知道这是不是梦
梦里总有一只船
我还总在想着彼岸
还总在想着你

迁 移

■枣香原

种子在夜里翻了一个身
在一个合适的早晨开门
打开旅程
鸟声开始移动
绿色和花朵开始迁移
先是草后来是树和庄稼
一步一步概括春天
风最容易感染
选在最适宜的情景里传播
温暖山水温暖树草和庄稼
温暖大人和孩子
在大地的背景里
生命学会了迁移
日月五谷和酒
山脉和河流

睡莲(外二首)

■郭密林

面色桃红
眼含秋水

酒窝窝太浅
盈盈两滴泪
花喘……

入夜深深
深深那一朵
嫣然！

石 榴

多子
多心……
但我透明、彤红的心啊
酸到恰好
甜而不腻
请剥开——
我薄、脆且多皱纹的
睡衣！

秋天的童话

婷婷而不玉立
像一只永远长不大
飘飘然——
且欲飞翔的花
地洁白、纯朴的风中舞蹈和芬芳
隔年犹在诗人荒芜的
灵感之谷……

故乡老屋

■石 头

在父亲唏嘘的喝茶声里，我的目光越过雨中的墙头。

远处的南山有大片大片的映山红正迎风摇曳，南边的墙头上随风摆动着几株草，一些苔藓毛茸草地铺在上面，自下往上从暗黑再到墨绿，沐浴在墙头的光线中，显得青青一片。雨水滴滴嗒嗒，东边的墙缝处有一些土块滑落裸露出一片惨淡的白，小虫子随着土块落下在泥水里挣扎。我身下门槛的黑色油漆早已脱落，不时地从里面掉出一些当年填补裂缝时使用的灰泥，门槛下那个留给猫儿进出的小洞早已堵上。记得很多年前的冬夜，母亲临睡前总要仔细关好门窗并挂好厚厚的门帘窗帘，如果不是为了让猫在夜里去屋外方便，我相信母亲会堵住墙上每一处细小裂缝的。但即便那样，风还是会透过墙壁、穿过窗户，把熟睡的我们冻醒。

鸟儿一年一年地在檐下筑巢，它们逐年把屋檐下的巢大肆扩张，黑白粪厚厚地堆在裸露的椽头上。蚂蚁无处不在地忙碌着，它们应该在我家住了好些年了吧，世世代代以老屋为家，可它们根本感受不到老屋已经岌

岌可危。雨水年年飘落，在墙上冲刷出许多小坑，老屋如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孤独地伫在厚实的土地上。

四面的墙皮掉落后，夜半就能听到风在里面低语。我问父亲什么时候翻新一下老屋，父亲偏头把右耳使劲往我跟前靠过来，很大声地问我說什麼。我大声重复了一遍，父亲煞有介事地思考了一会儿后，轻描淡写地说到明年再说吧。

我继续追问，父亲说问过阴阳先生，说今年建房不利。过了一阵父亲又试探性地说，要不就先修一下东边的灶房吧。多年前我疾病缠身，父亲四处求医问药。后来有人说是我家的灶房不吉利，那时灶房修在西边，精心打磨的锅台也很漂亮实用。尽管我以各种理由阻止父亲拆掉灶房，可固执的父亲还是把灶房搬离了西边。院子东边空出来的地方是父亲准备盖灶房的，但当初父亲相信了东边不利修建的说法，不料因此空置了多年。

灶爷在外不主事，我们家的灶房该修了。父亲边说边咳嗽了一声，房梁上有土飘落，老屋似乎在父亲的咳嗽里轻轻发抖。